楚辭新集註

楚辭卷二

汝州　宗姪　啟賢編

蒲城　屈復　悔翁著　曾孫　來泰錄

西泠　受業曹兆裔校

九歌

詩有寄托。非比賦興也。漢張衡定情、班婕妤團扇、曹植王粲三良、樂府去婦詞、六朝子夜等歌、唐宮詞、閨情、無題、古意、上而毛詩之有女同車、諸什、朱晦翁所謂淫奔之類者、或君臣朋友間、

言不能盡借酒杯澆塊磊言在此而意實在彼隱乎字句之中躍乎字句之外千載下令人思而得之無論賦比興俱可以寄托而寄於非賦比興也三閭九歌即楚俗祀神之樂發於性情篇篇祀神而眷戀君國之意存焉若云某篇比君某神比臣作者固未嘗一字明及之是在讀者心領神會耳然則九歌也楚之通國皆可奏以娛神者也必謂一人作之惟一人奏之則毛詩以至漢魏三唐皆作者一人獨奏乎夫人而

可奏也何也寄托也非比也隱乎字句之中而躍乎字句之外也後之君子其讀九歌也必有不河漢予言者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

日謂甲乙辰謂寅卯選吉日良時以祀神即漢樂府練時日穆敬愉樂人欲樂乎神之心也上皇謂東皇太一撫循珥劍鐔璆鏘皆玉聲孔子世家云環佩玉聲璆然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進則抑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琳琅美玉名謂佩玉也補曰沈括存中云吉日兮辰良蓋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韓退之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用此體也

此節言主祭者卜日齋戒帶劍佩玉誠敬以迎神也。

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

瑤美玉瑱與鎮同所以壓神位之席盍合將把奉持合瓊芳而奉持也肴骨體蒸進國語燕有肴蒸是也此言以蕙裹肴而進之又以蘭為藉奠置桂酒切桂投酒中漿者周禮四飲之一此又以椒漬其中也四者皆取其芬芳揚舉枹擊鼓槌拊擊疏適而不滯也即朱絲疏越之疏緩紆而不迫禮記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節者有節奏而不亂三名形容歌聲之妙所以為安歌也陳列竽笙類三十六簧瑟琴類二十五絃皆樂器浩倡洪大習樂器陳列而衆聲交作也此言瑟竽舉二者以見餘

耳、故曰浩倡、言備極音樂也、

此節言主祭者、潔肴酒、陳音樂、誠敬以迎神也。

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偃蹇、美貌、姣、好、服、飾、菲菲、芳貌、五音、謂宮商角徵羽、紛、盛貌、繁、衆、會、謂合也、總結上枹鼓三句、欣欣、喜貌、康、安也、神樂乎人之誠敬也、

此節言神降而饗其誠敬也。

右東皇太一

太一神君、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

東皇、漢書云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曰大微者太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　此篇言其竭誠盡敬以迎神、神鑒誠敬降而欣說安寧以饗人、臣盡忠竭力愛君無已而人君自鑒其誠之意寄托言外可想而知也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

芳、芷、華采五色采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浴蘭湯、沐香芷、衣采衣、如草木之英、

此節言自潔清以迎神也、

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翺遊兮周章。

靈、雲中君、連蜷、長曲貌、留、留天上、爛、光貌、昭昭明
未央、光爛天上、無已時、蹇、詞、憺、安、壽宮者、祠天上
久居處、尚書大傳、卿雲歌、亦以日月星辰並言之
以顯相從也、易曰、雲從龍、此言雲駕龍、尊題也、[illegible]
駕、帝服至貴也、龍駕以龍引來
帝、謂上帝、聊、且、周章、猶周流也、

此節言神之靈貴如此、天上周流、不易降也、

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

靈、謂神、皇皇、美貌、降、下、猋、去疾貌、雲中、神所居、言
神一降、即猋然遠舉、不久留也、覽、望、兩河之間曰

冀州有餘所望之遠不止一州窮極言須臾之間橫行四海無有窮極又翱遊周章也

此節言神降之遲而去之速也

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懺懺

夫君謂神記曰夫夫是也懺懺心動貌

此節言竭誠敬以迎神不久留而去所以勞心無已也

右雲中君

謂雲神也亦見漢書郊祀志此篇言神既降而不久留故既去而思之不能忘也可以想見臣

子慕君之深意矣、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

君、謂湘君、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湘旁黃陵有廟、夷猶猶豫、言既設祭祀、請而未肯來也、中洲、洲中、水中可居者曰洲、言其不來、不知其為何人而留也、要眇好貌、修飾、沛、行貌、遙望而見其如此、又似欲行也、吾為主祭者之自吾、欲其乘吾迎神之桂舟而來、令沅湘無波、江水安流、似欲來而猶未來也、參差洞簫、風俗通云舜作簫、其形參差不齊、象鳳翼、望而未來、故吹簫以思之、言我之吹簫、非湘君之思而誰思乎、

此節言極其誠敬以望之而湘君不來也

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拍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

駕龍者以龍翼舟邅轉洞庭大湖在長沙巴陵廣圓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中有君山拍搏壁綢縛束蓀香草橈船小楫涔陽江碕名極遠浦水涯揚靈者竭其精誠極至也嬋媛見經潺湲流貌隱痛君湘君陫隱側不安也遙望見其駕龍而北行矣猶幸道經吾之洞庭故蕙綢蓀橈以候之又於江碕望之橫截大江揚精誠以感格之我之精誠無盡至於如此湘君告女乃嬋媛而爲余大息侍女鑒其精誠而湘君不鑒故思之而至于流涕也

此節言竭精誠而不能感湘君來降也

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

櫂楫枻船旁板桂蘭取其香斲斫采搴皆手取也薜荔緣木生芙蓉荷花生水中瀨湍淺淺流疾貌翩翩飛疾貌言乘舟遭盛寒斲水研冰凍紛如積雪其難如此薜荔緣木而今采之水中芙蓉在水而今求之木末其相左如此心異則媒徒勞恩不深則易絕其不能强合又如此我拆方在石瀨淺淺水湘君已駕飛龍翩翩而去矣乃歎凡交不以忠則其怨必長期不以信則告我以不暇宜乎湘君之不留也

此節歎息而言其所以不留之故也

鼂騁騖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鼂早騁直馳騖亂馳弭按渚水涯次止周旋也玦如環而有缺澧水出武陵充縣注於洞庭史記作醴下女已見離騷逍遙容與皆遊戲閒暇之意此言神既不來則我亦退而游息惟見鳥次水流而已然湘君既不可見而捐玦江中遺佩澧浦猶將杜若以遺下女尚欲求合於萬一而今日之過道經洞庭尚有可合之意此時一失不可再得惟有從容待時或可復合也

此節終望其合也

右湘君

竭誠盡敬、望之不來、則亦已矣、而揚靈流湯、至云心不同、恩不甚、交不忠、期不信、不怨湘君而自咎責、終望其合、可想其忠愛無已之心矣。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

帝子、謂湘夫人、堯之次女女英、舜次妃、韓子以爲娥皇正妃、故稱君、女英自宜降稱夫人、目眇眇、目盡也、愁予者、爲主祭者言、望之而目盡不見、使我愁也、一篇主句、嫋嫋、長弱之貌、秋風起、則洞庭生

波而木葉下矣記時也言不見帝子但見秋風木葉洞庭洪波耳蘋草秋生今南方湖澤皆有之似莎而大鴈所食也騁望縱目佳佳人謂失人張陳設言向夕洒掃而張施帷幄也萃集蘋水草罾魚網兩何字怪異之詞言旣與佳期夕張矣所見之物皆失其所何也

此節言目盡夕張不見其來自生疑怪也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爲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予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逝

沅澧皆水名芷蘭香草興也公子謂湘夫人思之而未敢言者尊而神之懼其瀆也麋獸名似鹿而大濟渡澨水涯說文澨埤增水邊土人所居者言沅則有芷矣澧則有蘭矣何我之思公子而獨未言

敘言馳思之之切至於荒忽而起望但見流水之潺湲於是朝馳予馬至江臯夕濟西澨迎之所見麋蛟又失其所何也朝馳二句當在麋何爲二句上此倒敘法嫌與登蘋四句複也兩次遠望所見皆失其所疑其無來意也其起興之例正猶越人之歌所謂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而以芷叶予以蘭叶言又隔句用韻法也

此節言思之至於荒忽及往迎之而所見又失所。愈生疑怪也。

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匊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葯房。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爲

鎮。疏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嶷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

佳人、謂夫人、偕、俱、逝、往、方在疑怪之時、忽聞召予、乃欲與使者俱往、喜而過望、故築室水中以迎也、葺、集、蓋、覆、集荷以覆也、紫、紫貝、紫質黑點、壇、中庭、匊、布、蘭、木蘭、橑、椽也、辛夷樹大連合抱、高數仞、其花初發如筆、北人呼為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為迎春、楣、門户上橫梁、葯、白芷葉、罔、結、結以為帷帳也、在旁曰帷、擗、折、折蕙以為屋、櫋、聯、鎮、壓坐席者也、石蘭、香草、疏、布陳、繚、縛束、言以杜衡繚其屋也、馨、芳之遠聞者、廡、堂下周屋、合百草之花以實庭中、積芳馨以廡其門、總見水中之室、芳潔如是、所謂夕張也、九嶷、山名、舜所葬、九嶷山神、繽然來迎二妃、而衆神從之如雲也、

此節言忽聞召予、喜而過望、將築室水中、以迎湘夫人、而舜復迎之以去、則又不得見也、

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牒）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去）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袂、衣袖、褋、襜襦、捐袂遺褋、則捐玦遺佩之意、然玦佩、貴之、而袂褋褻之也、汀、平、遠者、亦謂夫人之侍女、以其既遠去而名之、不可驟得、自寬之詞、言豈能一拍即合、正無聊之極思也。

此節不敢以迎之不來而遂絕望也

右湘夫人

此篇大旨與前篇同、前篇四不字句自咎責之

意此篇四何字句自疑怪之詞其不敢遂絕而
終望其合之心則一也。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

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廣開者爲神將降也吾主祭者之自稱天玄而地黃大司命天神故乘玄雲知神將降而往迎也飄風同風涷雨暴雨灑塵以清道也

此節初迎神也

君迴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汝）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

君與女皆指神君尊而女親也回翔盤旋空桑山名總總衆貌予者贊神而爲其自謂之辭也

此節言神既降而遂往從之因歎其威權之盛然天下生死也九州人民之衆如此何其壽夭之命皆在於已也

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齋速導帝之兮九坑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爲

乘猶乘車清氣謂輕清之氣御猶御焉[illegible][illegible]則兼清濁變化而言齋速整齊而疾速導言[illegible][illegible]元帝之適坑與岡同謂山脊也九坑者周職[illegible][illegible]氏九州之山鎮曰會稽衡山華山沂山岱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閶霍山恒山也被被長貌一陰一陽言其變化循環無有窮已也

此節言已得從神明登天極奉至尊須臾隱[illegible][illegible]守内但見神之靈衣玉佩威儀甚都而衆莫[illegible][illegible]其陰陽所爲也

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疎乘龍兮轔轔高駝兮冲天結桂枝兮延竚羌愈思兮愁人

疏麻神麻極窮寖漸疏遠也轔轔車聲與詩有車鄰鄰字同

此節言神靈既去而不留人壽幾何河清難俟故

使己延望而怨思如雲中君卒章之意也

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為。

無虧保守志行無損缺也

此節言人受命而生貧富貴賤各有所當孰可為者或離或合帝實主之亦非大司命之所能為而況人乎但順受其正而已

右大司命

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疏引星傳云

三台上台曰司命文文昌宮第四亦曰司命故有兩司命也迎神神至方從之遊而忽去不顧老已至矣安得不悲然前云何壽夭在予結云孰離合可爲其知安命矣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

麋蕪芎藭葉名似蛇床而香其苗四五月間生葉作叢而莖細其葉倍香七八月開白花羅生言二物並列而生襲及上四句與下二句也夫人猶言彼人如左傳之言不能見夫人也美子所美之人蓀猶人以用言欲神之心自有所美而人何用愁苦哉

此節以秋蘭起興而言人當安命也、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青青茂盛貌言美人並會盈滿於堂而司命獨與我覩而相視以成親好結上文自有美子何以愁苦二句此亦上二句與下二句也

此節言神之獨予親好也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

不言不辭乘風載雲而去新相知二句言方目成而遽去也倏然不言而來忽然不辭而去夕宿於天帝之郊不知其何所待於雲之際乎尤幸其有意顧已也

此節言神之方親好而忽別離猶望其復合也

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嫩美人兮未徠臨風怳兮浩歌。

咸池星名蓋天池也晞乾也怳失意貌女及美人皆指神也

此節始猶望其來望而不來遂怳然而浩歌也

孔蓋兮翠旍。登九天兮撫彗星。從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爲民正

孔蓋以孔雀尾爲車蓋、翠旍以翡翠羽爲旍旗。撫、掃除也。彗星、妖星、光芒偏指如彗者也。慫、挺拔之意。幼、少、艾、美好。語見孟子、戰國策。即指上美人、正、平也。言其威靈氣燄光輝赫奕、又能誅除凶穢、擁護良善、爲民所取正也。

此節言目成之好、雖未能終、登天之後、尚望其爲民之所取正也。

右少司命

按前篇註說有兩司命、則彼固爲上台、而此則文昌第四星歟、前篇以安命結、此篇以安命始、本無非分之想、忽而親好、忽而別離、悅兮浩歌、

亦復何益、惟望其登天之後、不負目成之好耳、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芒、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怡、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

暾、温和而明盛、吾、主祭者自吾、檻、楯、扶桑、見騷經、言吾見日出東方、照我檻楯、光自扶桑而來、即乘馬以迎之、而夜即明也、輈、車轅、龍形曲似之、故以爲轅、雷氣轉似輪、故以爲車輪、言乘此車而來、將以上時、太息低佪、若有顧懷者、言日出之遲、聲色二句、總起下文、

此節日將出、而迎之、猶未即出、而音容之盛、已令觀者忘歸也、

縆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簴、鳴鯱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

縆急張絃交鼓對擊鼓周禮有鐘笙之樂注云鏄笙與鐘聲相應之笙然則簫鐘與簫聲相應之鐘歟簴懸鐘磬之木瑤簴以美玉為飾鯱竽樂器之名鯱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橫吹之靈保神巫翾小飛翾揚之貌曾舉又翥飛言巫舞工巧翾然若羣鳥之舉也展詩猶陳詩會舞猶合舞律謂十二律黃鍾大呂大簇夾鍾姑洗中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也作樂者以律和五聲之高下節謂其始終先後疏數疾徐之節也所謂聲色也靈來蔽日言日神悅喜於是來亦從其宮屬蔽日而至也

此節言聲色之盛見享日之誠敬而神至也以上皆自夜而晝也、

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抗）、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駝（馳）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青衣白裳日出東方入西方故用其方色以為飾也天狼星名晉志云狼一星在東井南為野將主侵掠弧九星在天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淪沒降下言日下而入太陰之中也北斗七星在紫宮南其杓所建周於十二辰之舍以定十有二月斟酌元氣運乎四時者也詩曰惟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操弧舉矢以射天狼歸而援北斗酌桂漿成功者退日將入時也撰持兩余字皆祭者自稱杳、

深冥幽言日下太陰不見其光
杳杳冥冥直東行而復上出也

此節言成功者退自晝而夜送日歸也

右東君

禮曰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又曰王宮祭日也

漢志亦有東君日者君象矢射天狼斗酌桂漿

明喻其赫赫威靈可以飲至策勳也

與汝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

女指河伯河爲四瀆長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鬴
胡蘇簡絜鉤盤鬲津也禹治河至兗州分爲九道

以殺其溢、其間相去二百餘里、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支也、衝逐也、螭如龍而黃無角、

此節約河伯駕龍乘車、以遊九河也、

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

崑崙、山名、河出崑崙墟、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寤、覺、懷、思也、

此節相約不至、登高遠望而思之也

魚鱗屋兮龍堂通、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

鱗屋龍堂、貝闕朱宮、迎河伯之所如此、誠欲乃居水中、而不出何也、龍堂以龍鱗爲堂也

此節久候不至疑而問之也

乘白黿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隣隣兮媵予

大鱉爲黿逐從也予謂河伯交手者古人將別則相執手以見不忍相遠之意言一交手而即去也東行順流而東也美人指河伯予主祀者媵送既別之後惟見水波遊魚如來迎送者愈見寂寞也杜少陵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正用此法

此節言一見即別寂寞愈甚也

右河伯

此篇言約九河之遊龍堂貝闕盡誠敬以迎之而別易會難不遂遊九河之約也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杳吊

若有人想像山阿中如有人焉謂山鬼也阿曲隅女羅兔絲睇微眄貌美目眄然又好口齒而宜笑也子謂主祀之人予山鬼自謂窈窕好貌被薜荔句是山阿中之爽來言山鬼以薜荔為衣以女羅為帶又含睇宜笑因子慕予之窈窕而祀予予將來也

此節山鬼初欲從山阿來也

乘赤豹兮從去聲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

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

出山阿而來所乘所從皆山中之獸車騎被帶皆山中之花草木葉所所思也子也靈修也公子也君也皆謂主祀之人芳馨即上蘭桂之類幽篁句山阿之僻遠險難句山路之崎嶇所以來後之故也幽深篁竹叢被石蘭出山阿之裝束後來言其出之遲也

此節來之獨後也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

表標也晉語置茅蕝設望表註謂立木以為表表其位也雲在下羣鬼受祀陰雲下聚神靈雨言鬼之靈雨也東風者春日容容冥冥東風靈雨白日之鬼景也山鬼既獨後來故見望表巳立山上陰雲在山下杳冥晝晦東風靈雨是羣鬼至巳久矣然予既慕我我欲留於靈修見祀之所而忘歸者恐歲既晏晚孰有再設華筵以留予者乎

此節山鬼之享祀將去而有後念也

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

三秀芝草公子即靈修爾雅茵芝注云一歲三華瑞草也芝草巳二華歲晏也石葛句山間荒涼之景怨者思極之反詞非真怨也悵忘歸者采芝山間而忘歸也不得閒所以不華予也歲宴而猶不華

若往山間采芝將遺公子處荒涼之景思極而怨至於忘歸轉念公子非不思華子但不閒耳諒之也

此節因我之思公子之極而諒公子之思我也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栢（博）君思我兮然疑作

山中人亦鬼自謂然信疑不信至此又知其雖思我而不能無疑信之雜也所飲者石泉所蔭者松柏則所餐者杜若可知矣省一餐字飲食居處皆香潔自修而至今不華子者然疑作也

此節重提山中人者深歎其寂寞荒涼至於如此而猶芳潔自修不當疑而疑也

靁塡塡兮雨冥冥，猨啾啾兮又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塡塡，雷聲。冥冥，雨貌。啾啾，小聲。猨，狖屬。雖，罹。颯颯，颯颯，秋風聲。蕭蕭，木落聲。此秋夜之鬼景也。歲既晏矣，果不華子矣，故思之而無已也。三句中無鬼字，而陰森之氣令人如見其魂，如聞其嘯也。

此節寫山阿幽篁之夜景，以見悲涼之極，而徙抱離憂於無已也。

右山鬼

此篇以山鬼自喻，文義明白。其言被服之芳者，自明其志行之潔也。其言容色之美者，自見其

才能之高也子慕予之善窈窕者言懷王之始
珍巳也折芳馨而遺所思者言持善道而効之
君也處幽篁而不見天路險艱而又晝晦者言
見棄遠而遭障蔽也欲留靈修之所而卒不能
者言未有以致君之寤而復用也知公子之思
我而然疑作者又知君之初未忘我而卒困於
讒也至於思公子而徒離憂則窮極愁怨而終
不能忘君臣之義也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

雲矢交墜兮士爭先

戈平頭戟犀甲以犀皮爲鎧考工記曰犀甲壽百年錯交短兵刀劍言戎車相迫輪轂交錯長兵不施故用刀劍以相接擊也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蔽日若雲狀敵人之多矢交墜士爭先謂兩軍相射流矢交墜壯夫奮怒而爭先也

此節言國殤初戰之猛勇忠義也

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壄

夌犯躐踐殪死埋輪縶馬示必死也援枹擊鼓言志愈厲氣愈盛也懟怨嚴威嚴殺猶言鏖戰痛殺

棄原壄，骨骸棄於原壄也，言已逢值天之怨怒，身令被敵人殺戮無遺，拋棄原野，終不懼也，勇士不忘喪元之志也，

此節言既敗之後，勇猛忠義如故也，

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凌雄通韻

平原忽兮路超遠，言不憚道路之遠，帶劍挾弓，即操吳戈之意，懲，創艾，首雖離而心不悔，四句，追述其生前出兵之初，立志如此，下身既死方是戰死後也，魂魄，死者之神靈，不可凌，承勇武剛強，不可犯，神以靈，言其魂必靈而不滅也，毅爲鬼雄者，毅然爲百鬼之雄杰，猶言死當爲厲鬼以殺賊耳，

此節生則勇武剛强忠義報國死為鬼雄宜享祭祀於無窮也

右國殤

謂死於國事者小爾雅曰無主之鬼謂之殤懷王時秦敗屈匄敗唐昧又殺景缺楚人多死於秦此三閭所以深痛之也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

會鼓會衆樂而急疾擊鼓也芭與葩同巫所持之香草代更也持以舞訖復傳與人更用之也姱好倡首一人為之倡而衆和之也容與態度從容成禮者祀畢也禮成而鼓樂傳舞並作也至今猶然

可想而知也

春○蘭兮秋鞠長無絕兮終古

春蘭秋鞠舉物以見四時之變遷也長無絕終久不斷也終古已見騷經祝其千秋萬歲長享此祭言外祝楚之長存也

右禮魂

此篇乃前十篇之亂辭也九歌總一亂辭觀東方朔七諫王褒九懷王逸九思皆諸篇之後總一亂詞祖三閭之例也禮魂魂字疑爲成字傳寫之誤也予向亦作禮善終者解全無所據又

與本文不合、存之以俟高明、

此篇以神之尊卑爲敘次、今三氏水陸道場、諸神合享、鬼王另標一幡、即山鬼立表之義、至夕施食、國殤亦在焉、楚俗分合未可知、大小司命東君似不宜在湘君湘夫人後、然觀篇終會鼓傳芭、三闋之作、則合祀也、夫借酒杯、澆礧塊落壘於有章有句之中、致情於無形無聲之外、是在讀者心會別解耳、分合次序、抑亦末矣、

楚辭卷三

汝州　宗姪　啓賢編

蒲城　屈復悔翁新集註　曾孫來泰録

仁和　受業周世涵校

天問

天問

天問者仰天而問也、忠直菹醢、讒佞高張、自古然也、三閭抱此、視彼天地三光、山川人物、變怪傾欹、及歷世之當亡而存、當廢而興、無不然者、非天是問、將誰問乎、蕭條異代、尚欲搔首一一

問之、而況抱痛者乎、然不可情原、不可義正、不可理論、不可言詮、不可事判、嗚呼是之謂天問、王叔師云、文不次序、洪興祖云、豈可次序陳哉、然通篇起結、盡人了然、細玩中間、屢起屢結、次序井井、其爲錯簡明甚、因少校正、每見前人妄改古書、竊爲不可、豈可效尤、今仍列舊文於前、更定附後、維天下高明是正焉、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遂、往、道、猶言、上下、謂天地、由、自、考、稽也、問往古之初、未有天地、固未有人、誰得見之而傳道其事乎、

何自稽考而知其溷沌之初乎

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

冥幽、昭明、謂晝夜、瞢闇、言晝夜未分、極窮也、馮馮翼翼、氤氳浮動之貌、淮南子云、天墜未形、馮馮翼翼、又曰、未有天地、惟像無形、窈窈冥冥、莫知其門、此承上問時未有人、今何以能窮極而知之乎、

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明闇、謂日月星辰、溷沌初開時、按說文、三合、天地人之道也、謂以陽之一合陰之二、次第重之、其數三也、言溷沌初開、方明方闇時、何物所爲乎、陰陽變化、天地以初生、何者爲本、何者爲化乎、三與參同、謂陰陽參錯亦通、

此節問溷沌之先、初開之時也、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圜謂天形之圜圓則法也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九陽數之極所謂九天也謂孰經營而量度之惟茲九重何人之功何人初作之

斡筦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涯

斡說文曰轂端沓則是車轂之內以金為筦而受軸者維繫物之縻天極謂南北極天之樞紐常不動處譬則車之軸也蓋凡物之運者其轂必有所不繫然後軸有所加故問此天之斡維繫於何所而天極之軸何所加乎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注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海則南北東西高下可知故又問八柱何所當值東南何獨虧闕乎言西北不虧而獨虧東南何也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

九天即所謂圜則九重者、際邊、放至、屬附、隅角也。言天之邊際至於何處附於何處、地之隅隈誰知其數乎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敶陳

沓合、敶列也。問天與地相接處合於何所乎、十二辰誰所分別乎、日月衆星安所繫屬誰敶列乎

此節問天地既形之後也、

出自湯谷、次於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次舍、汜水涯。書云宅嵎夷曰暘谷、即湯谷也。爾雅云、西至日所入為大蒙、即蒙汜也。朝出湯谷夕入蒙汜、自朝至夕所行幾里乎、

此蓋尊問日也、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夜光、月、死、其晦、育、生也言月有何德、乃能死而復生月有何利而顧菟常居其腹乎顧菟、月中兔名、梁簡文水月詩云、顧兔月始詩云非關顧兔沒隋表慶和煬帝禮夜詩云顧兔始馳光皆指月言以兔本善視故日兔曰明視而月腹之兔名爲月魄則又善於下顧故古怨歌云煢煢白兔東走西顧若以顧爲瞻顧之意而非兔名則梁戴嵩月重輪行云從來看顧兔俚語云覘顧兔而感兼於顧上又加看字加視字其可通乎若漢上宮禁云逐麋之犬當顧兔耶則顧字不屬兔此就九兔言而以証顧兔誤矣古人引古事各自爲說如詩燕燕本兩燕故曰頡頏曰下上而漢書燕燕尾涎涎作燕名鶯斯斯字本助辭故曰鹿斯曰柳斯而斯螽螽斯又作螽名類可見也

愚按顧兔二字起於天問前無出處

非後之所二字皆本天問、又字書顧、回視也思念也眷也語辭也、則作兎名解固通、作眷戀意解亦通、

此節專問月也、

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强何處、惠氣安在、

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伯强、大癘疫鬼、所至傷人、惠、順也、惠氣、謂和氣也、　此節與上下文不合錯簡也、當在後文人物條內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闔、閉、開、闢、角、角亢、東方星、代東方二字也、旦、明、曜靈、日、何所開闔而爲晦明、且東方未明之時、日安所藏其精光乎、

此節專問晦明也。以上問日月星辰，皆天上之事。

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

鮌事見尚書。汨，治。鴻，大水。師，衆。尚，舉。僉，衆。課，試。也。問鮌才不任治鴻水，衆入何以舉之？堯知其不能也，而衆人以爲無憂，堯何不且小試之，而遽行具說也。問天上事，即當接問地下山川人物，乃先問治水者，不惟水平地成，始顯山川人物，且文法太直，故略用一問。論者以爲文無次序，試看離叛經奧遠遊諸篇，用東西南北，皆此法也。

鴟龜曳銜，鮌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

經言鮌陻洪水，傳云鮌障洪水，國語言其墮高湮卑，詳其文勢，似謂鮌視鴟龜曳尾相銜，因築高城長堤以障洪水耳。程子曰：今河北有鮌堤，而無禹堤。通志：堯封鮌爲崇伯，使之治水，迺興徒役，作九

仞之城、又淮南子鯀作三仞之城、諸侯悖之、史稽張儀依龜跡築蜀城、非猶夫崇伯之智耶、皆可證言曳銜之法、鯀何爲而聽從、順此法而治水、未必不成功、帝何爲而遽加刑乎、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移

永長遏、猶禁止、羽山在東海中、施、謂刑殺之也、左傳曰、乃施邢侯、公羊註、古人疑獄、三年而始定、三年不施、永不施矣、禹鯀子、腹、懷也、詩、出入腹我、鯀功不成、何但因之羽山而不施以刑乎、禹自少小習見鯀之所爲、何以能變化而有聖德乎、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

纂集、緒、絲端也、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史記云、禹傷父鯀之功不成、由此觀之、則鯀亦非全無功者、特未成耳、此問禹能纂就鯀之遺業而成父功、何繼續其業而謀乃不同乎、

洪泉極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

洪泉即洪水、九則謂九州之界、如上所謂圓則也、墳、檀弓註土之高者、按字書大防也、所以扞水、洪水汎濫、禹何用窴塞而平之乎、九州之大、何以能盡舉而墳之乎

應龍何畫、河海何歷、

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歷、過也、山海經曰禹治水有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流通、言應龍何為以尾畫地而令水泉流通乎、既有應龍尾畫矣、禹又何用歷河海而治之乎

鮌何所營、禹何所成、

山海經、鮌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鮌既竊息壤矣、又何曳銜之營為乎、禹既有應龍畫地矣、又何功之有乎

此節問鮌禹治水之事也以上天平地成皆鮌禹之功以下方問地理也

康回憑怒墬何故以東南傾

康回共工名憑盛也列子曰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而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註非堯時共工也言何故不傾地之西北而獨傾地之東南乎

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錯犬牙相錯洿深也水注海曰川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言九州何爲而犬牙相錯川谷何爲而極深百川日夜東流而東海何爲不溢孰能知其故乎

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隋其衍幾何

脩長隋狹狹而長衍餘也此問四方長短若何若謂南北狹而長則其長處所餘又計多少乎

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崑崙縣圃見騷經崑崙据水經在西域一名阿耨達山河水所出尻丘刀切平聲說文脽也增韻脊骨盡處問崑崙至高其下必有托根之所今安在乎縣圃增城高廣之度其高幾里乎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啓何氣通焉

王註云天四方各有一門其誰從之上下天西北之門每常開啓豈元氣之所通淮南子云崑崙之虛旁有四百四十門門又其西北隅開門以納不周之風不周山在崑崙西北則此解爲近問崑崙之四門有誰從而入焉西北之門辟啓是何氣而長通焉

曰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山海經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處淮南子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下照地羲和日御山海經淮南子皆云天之西北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即燭龍也其有日處日未出時又有若木赤華照地也問日光彌天其行匝地固無不到之處燭龍又何照焉日未出時若華又何光焉同一大地光之不均如此何也

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問何爲而有所冬暖何爲而有所夏寒同一大地而寒暖不均如此何也遠遊南州炎德桂樹冬榮又大招南有炎火千里又招魂北方層冰峨峨飛雪千里又代水不可涉天白顥顥寒凝凝楚詞中已自註明矣若拾遺記淮南水經註諸書不須更引

以上皆問地也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尋

焉何也按海外紀云石林山在東海之東溁洞五百里石有五色筍立成林杜詩赤日石林氣用此又蜀地志蜀山有石筍如林亦名石林禮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石本不能如林今何爲而成林獸本不能如人能言今何爲而能言乎

焉有龍虬負熊以遊

外紀黃帝氏有熊嘗乘斑龍四延又世言有熊鼎成乘龍上升皆是也言何得有此龍虬而能負有熊以遊乎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藏

虺、蛇屬、爾雅云、博三寸、首大如擘、倏忽急疾貌、招魂說、南方之害、雄虺九首、往來儵忽、正謂此也、不死之人、括地象云、有不死之國、山海經淮南子、皆屬言之、長人、國語云、山川之守、足以綱紀天下者、其守爲神、之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於周爲長狄、今爲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註十之三丈、則防風氏也、山今在湖州武康縣、言雄虺何爲而九首、往來儵忽、果何在乎、不死之人、生何所乎、所謂長人、果何守乎、

靡蓱（萍）九衢、枲華安居、靈蛇吞象、厥大何如、

靡蓱、蔓蘋也、其葉九出、爲九衢、呂覽曰、菜之美者崑崙之蘋、蘋即蓱也、又釋氏說、崑崙山下有蓱沙國、其地產蓱、即靡蓱、王巾頭陀寺碑有云、九衢之草千計是也、沈約郊居賦、翳翠葉而九衢、開丹花而四照、八詠詩、彤芳荓之九衢、霣靈茅之三脊、皆以九衢與三茅、琪花對見、皆仙草可知、梁元帝爲

妾弘夜珠謝東宮賚合心花釵啟曰夜珠昔往陽臺雖逢四照曾遊澧浦慣識九衢竟以九衢爲水中之草矣按字書蘋作萍非本字也又蘋大萍也山海經浮山有草其葉如枲而赤花以上二者皆仙草食之不死今皆何在乎山海經有蛇吞象三年然後出其骨言象大極矣蛇又能吞之其蛇之大果何如乎

黑水玄阯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書道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西京賦云乃若昆明靈池黑水玄阯因黑水所潟原名玄阯故記載有其名漢宮亦擬其形也又廣博物志黑河之藻可以千歲三危之露可以輕舉素問曰真人壽敝天地無有終時至人益其壽命而強亦歸於真人聖人形體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數言黑水三危皆在何處乎藻露皆可延年其壽將何所止乎

鯪魚何所、鬿堆焉處、羿焉彃日、烏焉解羽、

山海經曰、西海中近列姑射山、有鯪魚、人面人手魚身、見則風濤起、北號山有鳥、狀如雞而白首鼠足、名曰鬿雀、食人、按字書、鵻音堆、雀屬也、鬿堆即鬿雀也、歸藏易云、羿彃十日、說文云、彃射也、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又云、羿除天下之害、死而爲宗布、註古之諸侯非有窮后羿也、春秋元命苞、三足烏者、陽精也、問鯪魚鬿堆皆在何處乎、羿何能射日、烏何處解羽乎、

以上問山川人物奇怪之類也、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於台桑、

降下、省察也。書曰：惟荒度土功。又曰：娶於塗山，辛壬癸甲。杜預云：塗山在壽春東北。文字音義云：今亘州當塗也。呂氏春秋曰：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問禹以勤力獻進其功，堯因使省察下土四方，是禹志在治水，而不在後嗣矣，焉得彼嵞山氏之女，而通夫婦之道於台桑之地乎。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為嗜不同味，而快鼂〔朝〕飽〔倦〕。

閔、憂也。左傳：嘉偶曰妃。說文：嗜、欲喜之也。四日而去，猶人皆一日三餐，而禹獨以鼂飽為快也。問禹所以憂無妃匹者，欲為身立繼嗣也，乃四日而去，與人之三餐不同，而獨快朝飽，又似不以繼嗣為念，何也。

啓代益作后，卒肰離蠥。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叠〕。

益禹賢臣作爲后君離遭發憂惟居謂居禹之喪也禹以天下禪益天下皆去益而歸啓是代益作后益卒不得立是離憂也拘執達通也炎帝纘太昊高陽繼金天高辛繼高陽虞繼唐夏繼虞皆以異姓禪而益獨離憂故獨以居憂自王忽以異姓相禪之拘執爲父子相繼之通達何也

皆歸䠶[射]鞫[菊]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烘]

䠶行鞫窮猶極也后君有爵土之稱書稱后夔后稷是也革背也益烈山澤禹平水土是禹益之行皆歸至極又豈有害於其躬者乃民卒背益而歸啓推禹之德獨播降於衆何也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沱]

九辯九歌已見騷經山海經夏后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辨九歌以下朱紫陽云竊疑棘當作夢商當作天以篆文相似而誤也屠母淮南云禹治水時自化爲熊以通轘轅之道塗山氏見之而慙遂化

爲石、時方孕啓、禹曰、歸我子、於是石破北方而啓生、其石在嵩山、見漢書注、竟地、即化石也、問啓夢上賓於天、而得帝樂以歸、繼禹之後、是克勤之子矣、乃屠母而至於死、分竟地、何也、以上問禹啟父子相繼之事也、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躲夫河伯、而妻彼雒嬪、

帝、天帝、夷羿、諸侯、弑夏后相者、革、更、孽、憂也、傳曰、河伯化爲白龍、遊於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羿又夢與雒水神虙妃交、又問天帝既降羿、除后相之荒淫、革夏民之憂矣、而又射河伯、妻雒嬪、荒淫尤甚、何也、

馮珧遙利決、封豨喜是躲、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藏、一

馮、滿、言引滿也、珧、弓名、爾雅、弓以蜃者謂之珧、珧蜃甲也、射禮有決、注云、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著

右大擘指、以鉤弦闓體也、封、大、豨、豕、馬融賁成亢
扐封豨是也、膏、脂、后帝、天帝、若、順也、問帝既降
付以神射、乃獻豨膏
而天帝又不順何也、

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䠶革、而交吞揆之、

寒浞、見騷經、眩、惑、爰、於也、浞妻、純狐氏女、謀、計、二
人對議也、䠶革、禮所謂貫革之䠶、左傳所謂蹲甲
而䠶之、徹七札焉、䠶、有力也、吞、滅、揆、度也、問寒
浞自惑純狐之女、而又謀殺羿、以彼、后羿之䠶藝
勇力、疑無敵矣、而其衆
乃交進而吞謀之何也、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

按左傳魏莊子曰、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又、帝王紀
云帝羿有窮氏、其先世封於鉏、羿自鉏遷於窮石、
逐帝相徙於商丘、依斟灌斟鄩氏、據地志故鉏城
在滑州衛城東、商丘、在東郡濮陽、晉地記云河南

有窮、蓋本有窮氏所遷也、斟灌斟鄩皆在東極
古隅夷地、以商邱二斟較之、有窮在西、又竹書大
康仲康帝相皆依二斟、又汲古文云、太康居斟鄩
羿亦居之、由此觀之、則阻當作鉏、窮有窮國也、巖
古險字、如傅巖史作傅險是也、越、過也、問羿自鉏
遷窮、其險亦無過於鉏者、而急於西征爲浞所滅
何也、左傳言鮌化爲黃熊、國語作黃能、按熊獸名
能三足鱉也、以鮌之殛化爲黃熊、是已死矣而巫
又能活焉、何也、蓋當時必有巫能下
羿之神者、左傳神降於野、即此類、

以上皆問羿浞亂夏之事也、末四句總結、

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鮌疾脩盈、

秬黍、黑黍、說文、黍禾屬而黏也、莆疑即蒲字、蒲水
草、與雚同、并、迸同、即逐也、言逐而投之羽山也、脩
盈長滿、營經營、播種也、莆雚亦云種者、猶逸周書
所云潤濕不穀樹之竹葦莞蒲是也、問禹平治水

土、播種百穀、其功大矣、宜其蓋父之愆、乃鮌已迸之羽山、而惡聲長滿於世、孝子慈孫、不能改其惡名、何也、

白蜺嬰茀、胡為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列仙傳云、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僑、子僑化為白蜺而嬰茀、持藥與之、文子驚怪、引戈擊蜺、因墮其藥、俯而視之、子僑之尸也、須臾化為大鳥、飛鳴而去、問王子化蜺茀而來文子之堂、何也、文子得藥而不能固臧、何也、王子得天道從橫之仙術、乃死而化鳥、何也、

蓱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脅鹿、何以膺之、

蓱、蓱翳、雨師名、號、呼、興、起也、問蓱翳號曰雨師、何以能興雨乎、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鹿有

何德膺受此形體乎

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鼇、大龜、擊手曰抃、例仙傳曰、有巨靈之龜、背負蓬萊之山而抃舞、事亦見列子、釋舟陵行、曳舟而陸行也、遷、移、即行也、書曰、罔水行舟、論語曰、奡盪舟、問龜負山而舞、何以能不墜乎、曳舟而就陸、何以能行乎、

惟澆在戶、何求於嫂叟、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澆、浞之子、澆無義、淫泆其嫂、往至其戶、佯有所求、因與淫亂、夏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顛倒隕墜、女歧、即澆嫂也、言女歧與澆淫泆、為之縫裳、於是共舍而宿止、少康夜襲得女歧

頭、以爲澆因斷之、故云易首、親以逢殆、指逐犬頭首言也、問少康欲殺澆而誤殺女岐、則澆既覺之而可免矣、乃不能免、何也、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湯本康字、謂少康、斟尋、國名、杜預云、斟灌斟尋、夏同姓諸侯、相失、問依於二斟、爲澆所滅、其子少康爲虞庖正、有田一成、有衆一旅、遂滅過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旅謂一旅五百人也、覆舟、言夏后相巳傾覆於斟尋之國、今少康以何道而能復取澆乎、問少康以一旅而與天何以獨厚之乎、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喜何肆、湯何殛焉、

桀伐蒙山之國、而獨得妹喜、何也、因此肆情而爲湯所殛、放之南巢、何也、

舜閔在家、父何以鱞、堯不姚告、二女何親、

閔憂無妻曰鰥姚舜姓問舜孝如此父不爲之娶何也堯不告其父母而妻舜二女何也蓱醫何以能興雨神鹿何以具異體鼇何以能負山而舞羿何以能陸地行舟少康以虞之庖正何以能取澆興夏桀何以伐蒙山而爲湯所殛舜何爲不告而娶得堯之天下而爲帝皆不可解之事也

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萌芽初始言始興之時也論語曰億則屢中璜美玉成重也淮南云桀紂爲璇室瑶臺極盡也言後之亡也問一代之始興何能預度乎一代之亡誰使之亡盡乎此四句總起下文女帝虞舜歷代之興廢也

登立爲帝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世紀云炎帝母任姒有蟜氏女名女登春秋元命苞云安登遊於華陽生神農焉登立爲帝言登之

所立、則爲帝也、神農以前、有氏號而不稱帝、稱之自炎帝始、何道而尊尚之者、問登之所立獨稱帝者、以何道尚之如此乎、傳言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問誰所制匠而圖之乎、按周禮外史、有掌五帝書者、孔安國鄭康成皆謂五帝之稱、自少昊始、史記亦云自黃帝始、皆後於炎帝獨易大傳云、自伏羲始、若在炎帝先者、但伏羲從無帝名、則伏羲與炎帝、雖有稱三皇者、總之帝名則自炎始也、若其並以媧、則女固創帝、然帝又創女、故並著也、是登者帝之始、媧者女帝之始也、上古立國名本女氏、如伏羲本華胥、黃帝本附寶、契本有娀、后稷本有邰、是也、

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爲敗、

服、事也、問舜弟象施行無道、舜猶服而事之、然象終欲害舜、肆其犬豕之心、燒廩塡井、然舜爲天子卒不誅象、何也、

說見下眩弟章、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迄，終，猶離騷所謂終古，南嶽是止，泰伯仲雍采藥南嶽，斯，此，指南嶽也，問吳之得以終古者，以泰伯仲雍采藥南嶽，故得去此南嶽而至荆蠻，爲勾吳耳，孰能期料其伯仲去此南嶽而得此兩男子，有勾吳以終古乎，是時吳已滅，其曰終古者，言吳名長存也，按史記吳越春秋，皆云泰伯至荆蠻，自號勾吳，又史記索隱云，吳名起於泰伯，前此未有吳也，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

后帝，謂殷湯，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羹，修玉鼎以事湯，湯賢之，遂以爲相，承用其謀而伐夏桀，終以滅桀也，問以割烹之人，極其卑賤，而能承謀滅桀何也，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致

帝謂湯、桀、伊尹名、條鳴條也、書云、伊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又云、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注、鳴條在安邑之西、史記、桀敗於有娀之虛、犇於鳴條、此言條放者、自鳴條放之也、致罰者、湯誥所謂致天之罰也、黎、羣黎百姓、問湯觀風俗而逢伊尹、遂用其謀、伐桀於鳴條而放之南巢以臣伐君、古今大逆不道、而天下衆民、乃大喜悅、何也、

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熙、

簡狄、帝嚳之妃、玄鳥燕、貽、遺也、言簡狄侍帝嚳於臺上有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謂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爲堯司徒而有功、封之於商也、問嚳何爲而與簡狄相宜、女何爲喜遺卵而吞之也、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

該、備、秉、持、季、末、父、謂禹、臧、善也、終弊者、啟初有天下、有扈首亂、是竟為所弊也、有扈、國名、牧夫牛羊倒句、猶云牛羊牧夫也、益有扈初為牧豎、然後得國、故下文又云、有扈牧豎、云何而逢也、問中多有不著名者、如緣鵠飾玉、會鼂爭盟、不會著伊尹武王也、問啟備持禹之末[德]、惟其父之善是善、而竟弊於牛羊牧夫之有扈、何也、馮衍云、訊夏啟於甘澤兮、殤帝典之首傾、猶終弊之意也、

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

書云、三旬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干、盾、協、合、時、是、言舜以干羽、合是舞於兩階、而有有苗、苗格也、平脅曼膚、肥澤之貌、帝王世紀、舜長六尺、孝經援神契、舜龍顏重瞳大口、雒書靈準聽、有人方面日衡重華、握石椎、懷神珠、問舜舞干羽於兩階、而何能格有苗乎、舜陶河濱、漁雷澤、耕歷山、不得於親、當懷憂癯瘦、何反肥盛若斯乎、稍慄乎傳云、平何食而肥也、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豎、童僕之未冠者、有扈氏本牧豎之人、因何逢遇而得爲諸侯乎、啟攻有扈之時、親擊其牀、而有扈已先出矣、其命果何所從出乎、

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朹、

季德、帝嚳之末德也、越絶書曰、湯獻牛荆之伯、之伯者、荆州之君也、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未從、乃乃飾犧牛以事荆伯、荆伯乃愧然曰、失事聖人禮、乃委誠心、往營班祿者、謂分之荆伯也、不但還來、其獻牛非尋常往來之禮也、問湯恒秉帝嚳之末德、自然當有天下、而乃以朴牛營求往來、遂滅夏而有天下、何也、

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昏微遵迹、謂紂遵夏桀危亡之迹、桀以妹嬉、紂以妲己也、有狄、謂簡狄、寧安也、謂簡狄在天之靈、亦不安也、繁鳥二句、言紂之肆情妲己、如繁鳥之詩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矣、列女傳、晉大夫解居父聘宋過陳、遇采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我且舍女、乃爲歌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繁當作鷙、廣雅曰、鴟鷙鳥也、負婦古通用、如許婦史記作許負是也、此問商始以婦人而興終以婦人、而亡、何也、

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

眩弟或亂之弟也、問象欲殺舜、變化作詐、其罪重大、而舜爲天子、不正其罪、反封象於有庳、後嗣子孫、得長爲諸侯、何也、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

有莘國名、極至也、小臣謂伊尹、左傳以后稷之妃爲吉人、與此吉妃同意、謂湯東巡至於有莘、本乞彼伊尹小臣、而乃得吉善之妃、何也、

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

小子謂伊尹、送女從嫁曰媵、伊尹母妊身、夢神女告之曰、臼竈生䵷、亟去無顧、居無幾何、臼竈中生䵷、母去東走、顧視其邑、盡爲大水、母因溺死、化爲空桑之木、水乾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養之、既長大、有殊才、有莘惡其從木中出、以送女、問生空桑、得水濱、神奇之甚、乃惡而媵婦何也、

湯出重泉、夫何辠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太公金匱、桀怒湯以諛臣趙梁計、名而囚之均臺眞之重泉、湯乃行賂、桀遂釋之、挑撥也、伊尹說湯以至味、口天子然後可具、以味挑也、奔夏三年、反湯報於亳曰、桀迷於妹嬉、好彼琬琰、以謀挑也、重泉

地名前漢志左馮翊有重泉史記云夏桀不務德百姓弗堪乃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即重泉也言桀拘湯於此而復出之湯既得出本不勝心伐桀是誰使挑湯以伐之乎問伊尹以水濱之小子遂能挑湯亾夏何也

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

踐履詩云肆伐大商會朝清明箋會合也蒼鳥鷹也詩曰惟師尚父時維鷹揚問孟津之會八百諸侯不期而踐此期者何爲乎將士勇猛如鷹鳥群飛乃誰使聚之乎

列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亾其罪伊何

叔旦武王弟周公嘉善揆度也發武王名史記武王至紂死所射之三發以黃鉞斬其頭懸之太白

之旗此所謂列擊紂躬也洛䠥者周公雖佐發定命非其本心以臣伐君懸之太白古今大惡位天子之位施用成全也問周公既不喜列擊紂躬何爲又教武王使定周命乎文王既三以天下讓是以天下授殷矣又安用此天子之位乎武王乃反其父之成而滅亡之惡得無罪乎

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

爭遣伐器謂泰誓言舉后以師畢會也並驅擊翼謂六韜曰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言武王之集人人樂戰並驅而進之也問既云天與人歸又用兵征伐何也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

昭后成王孫昭王瑕成猶遂底至也昭王南遊至楚楚人鑿其船而沉之遂不還杜預云昭王南巡安涉漢船壞而溺水按竹書紀年昭王之季荊人卑詞致於王曰願獻白雉昭王信之而南死遂通

害問昭之南遊本利白雉而迎之而卒以遇害何也

穆王巧梅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方言云梅貪賈生所謂品庶每生是也巧梅言巧於貪遊樂也事見竹書穆天子傳史記曰周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環旋也左傳云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没於祇宮問穆王好遊樂何爲而周流無處不至乎其周流也果何所求乎

妖夫曳衒何號於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曳牽引衒行且賣言夫婦相引行賣於市也按號於市者即今之叫呼而賣於市者褒姒周幽王之嬖焉昔夏后氏之衰有二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布幣糈而告之龍亡而漦在櫝

而藏之傳三代莫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化爲玄黿入王後宮後宮處妾遇之而孕無夫而生女懼而棄之先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寔亡周國後有夫婦相奔引行賣是器於市者以爲妖怪執而戮之夜得亡去聞所棄女啼聲哀而收之遂奔褒褒人後有罪乃入此女以贖罪是爲褒姒幽王惑而愛之爲廢申后及太子宜臼而立以爲后遂爲申侯犬戎所殺也事見國語問妖夫何爲而號於市幽王何爲而得褒姒乎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丕齊桓九合卒然身殺弑

反側言無常元命苞刀訔爲罰賞之對也佑佐助九糾通用卒終也齊桓公任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任竪刁易牙諸子相攻死不得斂虫流出戶與見殺無異事見史記言天命倏佑之而牛耳中原倏罰之而虫流出戶其反側如是何也此痛楚之將亡也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

惑紂者、內則妲己、外則飛廉惡來之徒、服事也、問孰使紂惛亂輔弼、不用忠直而專用讒諂之人乎

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故之、

比干紂諸父、諫紂、紂怒乃殺之而剖其心、雷開佞人、阿順於紂、乃賜之金玉而封之、問紂何惡比干之逆而殺之、何喜雷開之順而封之乎

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

友衍、梅伯紂諸侯、忠直而數諫紂、紂怒乃殺之菹醢其身、箕子見之、欲去不忍、遂被髮佯狂而爲奴此異方也、問湯以咸有一德之聖人、而子孫如此、何也、

稷維元子、帝何竺篤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燠郁之、

元大、稷、帝嚳之子棄也、帝即嚳、竺爾雅曰篤也、與篤同、燠、煖、史記曰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說而踐之遂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詩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又詩曰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王註云姜嫄以無父而生、棄之於冰上有鳥以翼覆薦温之以為神乃取而養之、詩曰先生如達是首生之子也、故曰元子、問既維元子帝嚳何不篤厚而乃棄之、既棄而投之冰上鳥何為而燠之乎

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馮弓、弓持滿也、按史記文王脫羑里之囚、紂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書西伯戡黎、祖伊奔告、史記

崇侯虎諸西伯諸侯嚮之將不利帝其震驚切激也實甚問文王三分有二勢已逼紂何為紂不急除之乃馮弓挾矢殊能行之而不碍幽岐之國終得遭逢久長也

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

伯西伯伯昌周文王名號衰號令於殷世衰微之際也秉持鞭策作收書舜典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傳九州州牧監周禮天官太宰九兩一曰牧以地得民註州長也秉鞭喻持政為雍州牧儀去也毀也社太王所立岐周之社武王既有殷國遂去岐周之社以為大社而有殷之天下猶漢初令民立漢社稷也問文王方秉鞭作牧三分有二扶殷之衰武王乃去岐社而受天命以有殷國何也

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

詩乃積乃倉之篇藏蓄藏也惑婦謂妲己問太王始與百姓徙其蓄藏來就岐下當奔走窮困時

能使其民依倚而隨之乎紂感一婦人何所可譏而為武王興兵而滅之乎

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

西伯文王紂烹伯邑考以賜文王王食之紂曰孰謂西伯聖人者乎食其子而不知問紂賜茲醢西伯既上告天帝矣但西伯何能親見天帝而致罰殷之命遂以不救乎

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

師望太師呂望謂太公昌文王后亦謂文王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問太公在市肆而屠文王何以能識乎但聞其鼓刀之聲文王何為而喜乎

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

尸謂木主也悒憂不安也史記武王東觀兵至於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記曰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尸神像以人爲之書序云康王既尸天子則尸亦主也問武王發欲誅殷紂何所悁悒而不能久忍遂載文王之木主於軍中以會戰果何所急而然乎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左傳晉太子申生爲後母所譖縊於新城國語雉經於新城之廟注頭槍而懸死也王充云申生雉經林木震貫是申生雉經林中也伯長謂太子也感天抑地者能感動天地如左傳狐突遇太子又因巫者以見皆是也問太子雉經林中維何故乎申生之死而有靈如此而又誰畏懼乎此痛已之死而無益也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問皇天集祿命以與王者何不常有以戒之而使不敢爲惡乎王者既受天之禮命而王天下天又何爲任其爲惡而使他姓代之乎總收上夏商周相代事

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言湯初舉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乃反復之凡臣耳後乃備承輔翼也官如官天下之官終使湯爲天下尊其先人以王者禮樂祭祀緒業於子孫也問伊尹反復之人凡臣乃能官湯而尊食宗緒何也此痛已之不能爲伊尹也

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勳功闔吳王闔廬夢闔廬祖父壽夢壽夢卒太子諸樊立諸樊卒傳弟餘祭餘祭卒傳弟夷末夷末卒當傳弟札札不受夷末之子王僚立闔廬諸樊之長子次不得爲王少離散亡放在外乃使專諸

剌王僚代爲吳王以伍子胥爲將破楚入郢是能興其猛厲勇武而流其威也事見史記闔廬以少而離散在外之人乃能有吳國而流威嚴何也此痛楚君之不能爲闔廬也懷王見執於秦是故以也

彭鏗斟雉帝何饗壽命永多夫何長上聲

彭鏗彭祖神仙傳姓錢名鏗帝顓頊之玄孫善養性能調鼎進雉羹於堯堯饗之而封於彭城歷夏經商至周年八百歲莊子以爲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是也言堯非嗜味者饗其羹而封之何也命之永長至八百之多何也此痛已之年老而未能歸國也

中央共牧后何怒蠭蛾微命力何固

宋祁曰欲正四方先定中央中央中國也問中土列國之君共治其民何故相怒而相爭下蠭蛾之

命甚微何以能自固乎此痛楚之屢敗於秦也

驚女采薇鹿何祐佑北至回水萃何喜戚

驚警也言夷齊初不知采薇之非聞女言而後警焉猶言警於是女也故曰警女萃止也北至以留首在北也按譙周史攷夷齊采薇有婦人難之又文選劉峻辨命論五臣註夷齊采薇首陽一女子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毛也乃不食而死又廣博物志夷齊餓於首陽白鹿乳之史類亦云夷齊棄薇有白鹿來乳回水河水回曲處也首陽在蒲坂華山北河曲中禹貢河水至靁首下屈曲而南故曰河曲曲即回也猶瓠子歌所謂北渡回也又莊子北至於首陽之山問夷齊既警於女而不食鹿何為而祐之乎諫武王而不聽去之可也又何喜於首陽而就止乎此痛已之將為夷齊也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兄、謂秦伯、噬犬、齧犬、弟、秦伯弟鍼也、春秋昭公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晉語曰、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后子、即鍼也、王逸注、秦伯有噬犬、弟鍼請之、不與、以百兩金易之、又不聽、因逐鍼而奪其爵祿也、百兩、蓋謂車也、王以爲金誤矣、言兄有犬而弟欲之、何也、弟以百兩之車易之而不聽、又奪其祿、使奔他國、何也、此痛巳之不肯逹他國也、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

薄暮雷電、呵壁問時之景也、按三問外傳云、時呵而問之、天慘地愁、白晝如夜、正謂此也、嚴、君、求、責也、問此時不歸、尚何所憂乎、有君而不得奉、上帝果何責於我乎、意將死也、此痛巳之將死而不得再事君也、

伏匿穴處爰何云、荆勳作師夫何長、

伏匿穴處，即既放江潭也，爰何云，言無可言說，逆作師，猶與師，荆，楚，勳，功也，史記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懷王復怒，發國中兵深入擊秦，戰於藍田是也，問已之放棄江潭，何所言說乎，楚方以興師爲功，夫何能久長乎，此痛楚之享國日蹙也，

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欣，

悟過改更，猶言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若能一旦改悔，則楚國可存，我又何言乎，楚昭王十年吳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言吳於昔年早已勝余，而況楚之今日，能當秦之强乎，楚未弱時，尚不能當吳，今日楚已弱極，而秦之强非吳可比，能不滅於秦乎，此痛楚之必滅於秦也，春秋昭二十三年，秦人伐州來，爲吳王僚八年，是時公子光帥右師，定四年，吳入郢，爲吳闔廬九年，闔廬即公子光也，周元王三年越滅吳，是時吳滅久矣，追言往事也，

何環穿自闔社邱陵爰出子文

子文、楚令尹鬭穀於菟也、左傳曰、若敖娶於邧、生鬭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邧、淫於邧子之女、生穀於菟、實為令尹子文、夫子稱其忠、事見論語、環穿、旋轉闔鑿也、内而闔社、外而邱陵、自中及外、無所不穿、故曰自闔社邱陵也、言安得旋轉闔鑿、夫闔社邱陵、而復出子文其人者、以與楚乎、見楚之無人也、此痛楚之不能再出子文、以見必亡也、

吾告堵敖以不長

堵敖、熊囏也、楚文王子、春秋莊十九年、熊囏立、二十年、其弟熊惲弒之代立、故曰堵敖、則已成君矣、楚人以不成君與無謚號者、皆謂之敖、前之若敖霄敖、已不可攷、若見於春秋者、如麇被弒、稱郟敖、以無謚號、子干被弒、稱訾敖、以未成君、兩義不同、則堵敖之敖、亦祇以無謚號耳、非未成君也、然則

此堵敖者、意謂懷王也、上言作師夫何長者、謂楚之享國日蹙、必滅於秦、此告以不長者、痛懷王之必客死於秦也、周赧王十六年、秦昭襄八年、懷王入秦、赧十九年、秦昭襄十一年、懷王卒於秦、

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試者、用也、嘗也、予、我、上、君也、言自我以忠諫用於君上、而國將亡矣、國忘而令我彌彰忠名何也、猶言使國家得敗亡之實禍、而使我得忠諫之虛名、痛憤極矣、

此篇九段、前八段、皆爲末一段作引、事之有無理之是非、物之變怪、三閭豈眞昧昧哉、讒佞高張、忠賢菹醢、天地陰陽、何故如斯、千秋萬載之人、所欲同聲一問者也、問帝王之興亡、讀者巳心印懷襄、

問后妃之貞邪讀者已心印鄭袖問人臣之賢奸讀者已心印黨人是三閭之言秪在天地山川商周唐虞而人自得於瀟湘江漢間也至九段節節言不盡意又爽然自失矣

天問校正附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以上問溷沌之先大地初開之時也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敶

以上問天地既形之後也

出自湯谷次於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日安不到

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以上問日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以上問月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以上問晦明也日月星辰皆天文也第一段

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鴟

龜曳銜鮌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
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鮌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
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窴
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應龍何畫河海何歷鮌何所
營禹何所成康回憑怒墬何故以東南傾

以上問鮌禹治水之事也第二段

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
其修孰多南北順墮其衍幾何崑崙縣圃其尻安在
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啟

何氣通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以上問地也第三段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龍虬負熊以遊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强何處惠氣安在靡蓱九衢枲華安居靈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白蜺嬰茀何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藏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蓱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脅鹿何以膺之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釋

并陵行何以還之鯪魚何所鬿堆焉處羿焉彃日烏
焉解羽

以上問山川人物奇怪之類也第四段

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此段起下文女帝虞夏商周歷代之興廢也

登立爲帝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舜閔在家
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舜服厥弟終然爲害
何肆犬豕而厥身不爲敗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
曼膚何以肥之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

而後嗣逢長

以上上古之事第五段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於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為嗜不同味而快鼂飽

啟代益作后卒然離蠥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䠶鞫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鮌疾修盈

以上夏禹父子事三代皆禪賢而禹獨傳子意言禹之德既能傳子而不能掩父之惡何也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毒母而死分竟地該秉
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有扈牧豎
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帝降夷羿革孽夏民
胡䠶夫河伯而妻彼雒嬪馮珧利決封豨是䠶何獻
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
䠶革而交吞揆之惟澆在戶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
而顛隕厥首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
親以逢殆湯當作康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
取之䠶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阻窮

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
以上皆夏一代事西征四句總結上文第六段
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恒秉季德焉得
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成湯東巡有莘爰極
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
惡之媵有莘之婦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
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
大悅湯出重泉夫何辠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何聖人之

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詳狂彼王紂之躬孰
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
開何順而賜封之晷微遵跡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
婦子肆情

以上皆商事第七段

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遷藏就
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
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
帝激切何逢長之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

罰殷之命以不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群飛孰使萃之列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穆王巧挴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妖夫曳衒何號於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以上周一代事也皇天四句總收上女帝虞夏商周歷代之興廢也第八段

中央共牧后何怒螽蛾微命力何固

中央諸牧各君其國何爲相怒而戰爭乎蜂蛾之命甚微其力何爲能自固其巢穴乎此節總起末段兼痛楚之屢敗於秦也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勲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以上吳事言吳由楚而興猶能破楚痛懷王之不

能爲闔廬也

彭鏗斟雉帝何饗壽命永多夫何長

此痛巳之年老而未能歸國也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合卒然身殺

此痛楚之忽霸忽亡也

驚女採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

此痛巳之將爲夷齊也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此痛巳之不肯適他國也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感天折墜夫誰畏懼
此痛已之死而無益也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
此痛已之將死而不得再事君也
伏匿穴處爰何云荊勳作師夫何長
此痛楚之享國日蹙也
悞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
此痛楚之必滅於秦也
何環穿自閭社邱陵爰出子文

此痛楚之不能再出于文以見必亡也

吾告堵敖以不長

此痛懷王之客死於秦也

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此痛國家得敗亡之實禍而已得忠諫之虛名也

第九段